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五

起開逢攝提格盡
旃蒙單閼凡二年

孝成皇帝下

綏和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月

荀紀云 考異

赦天下今本紀
無之故不取

壬子丞相方進薨時熒惑守心

心為明
堂熒惑

守心王者惡之火曰熒惑星熒惑天子理
也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見天文志丞相府議曹

平陵李尋

議曹職在論議自公府至州郡皆有之

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

大責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

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

闔府三

百餘人

師古曰三百餘人言丞相之官屬也

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

善為甘石之學也師古曰賁姓

也麗名也賁音肥

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

決

師古曰引決自上裁也還從宣翻

上遂賜冊賁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

臻百姓窮困

冊即策書也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繩之形程

大昌演繁露曰策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隄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

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治直吏翻

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

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

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

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缺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耳處昌呂翻方進即日自

殺上秘之遣九卿策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

檻皆衣素

乘繩證翻祕器東園祕器也供音居用翻張音竹亮翻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

皆以白素衣之衣音於既翻

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

事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槨及斂具贈

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數所角翻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怙不貳其命

晏子對齊侯讓夢之辭也

杜預曰怙疑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也音他乃翻

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

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縈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而寘股肱何益遂弗縈史記宋景公時災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

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焚

藉其災可移

藉之為言借也假也

感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設為之言以發所欲言之意

仁君猶不忍為況不可乎使方進罪

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

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

所益

卒子恤翻

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丙戌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

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

帝素彊無疾病

自彊以為無疾病也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

衍楚孝王之子

明日

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

已刻侯印書贊

師古曰贊謂延拜之父贊進也延進而拜之也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

昏

夜平善鄉晨傳綉鞮欲起

應劭曰傳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傳讀曰附綉古袴字也

鞮音武伐翻

因失衣不能言

攬衣而失手緩縱也

晝漏上十刻而崩

司漏

之度有晝漏夜漏是時三月晝漏五十刻上者漏箭浮而上也上時掌翻

民間謹譁咸歸

罪趙昭儀

誰許元翻

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

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

婕妤音接予

父子昆弟侍

帷幄數為臣言

數所角翻為于偽翻

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

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師古曰不內顧者儼然端嚴不迴盼也不疾言者為輕肆

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班氏引之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軔旁視不過軒較與此不同軒音於綺翻余謂此亦成帝學論語而有得於修容儀者也夫聖人道德之容積於中而發於外帝則因論語之文而剛制其外而已損者三樂帝何不能服膺斯言乎嗚呼豈唯是哉論臨朝淵語二十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盡在是矣

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

淵深嘿靜也師古曰禮記云天

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博覽古今容受

毛晃曰穆穆和敬貌朝直遥翻下同

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

色

師古曰湛讀曰耽孔穎達曰耽者過禮之樂

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

可為於邑

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於又音烏邑又音烏合翻

建始以來王

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

者漸矣

言王氏之禍始於成帝

是日孔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大行前謂大行皇帝

樞前韋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辭思澤侯表博山侯國於南陽順陽

富平侯張放聞帝

崩思慕哭泣而死

放自河東都尉徵為侍中光祿勳丞相翟方進奏免放遣就國

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皇太后詔南北郊長安如故

永始三年復甘泉泰畤雍五時汾陰后土祠罷長安

南北郊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治直吏翻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

六十二里

考異曰成紀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四日漢紀乃

云三月丙午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按是年三月己巳朔無丙午四月己亥朔無己卯若依成紀當云五月己卯葬依荀紀當云閏三月丙午崩二者各有差舛未知孰是按是年閏七月不當頓差四月今且從

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

成紀之文

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

共讀曰恭

丞相孔光素聞傳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

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

養長知兩翻道讀曰導

帝之立又有力

事見上卷元延四年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欲與帝

旦夕相近

近其新翻

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

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

宮

長安記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余按漢書平帝紀成帝趙皇后退居北宮哀帝傳皇后退居桂宮則

北宮桂宮自是兩宮

傳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

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

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也余謂小宗不

得間大宗藩后不得位匹長樂私戚不得妄干恩澤所謂正道也

高昌侯董宏

宏高昌侯董忠

子也功臣表高昌侯國於千乘

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

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

事見六卷秦孝文王元年上時掌翻

華戶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

下遐大司嫁翻

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註誤聖

朝

劾戶槩翻
註戶卦翻

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

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

要一
通翻

上

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 五月丙

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從才
用翻

詔曰春

秋母以子貴

見公羊春秋
傳隱元年

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

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應劭

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后如追尊傅父長信宮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

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

為平周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

師古曰傅父傅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地

理志汝南郡有陽安縣恩澤侯表平周侯食邑於南陽湖陽孔鄉侯食邑於沛郡夏丘

皇太后弟

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

地理志河南郡有新城縣

太皇太后

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

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

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

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太皇太后止稱太后

史省文復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

周末有鄭衛之樂東門漆洧之詩鄭聲也

扶又翻

桑中濮上之音衛聲也皆淫聲也其後凡淫聲通謂之鄭聲孔子曰鄭聲淫是也

黃門名倡丙

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

倡音齒良翻

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

蓋王氏五侯淳于長之屬也

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

呼好

到六月詔曰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亟於其間聚會故俗亂而樂淫

其罷樂府官

立樂府見十九卷元狩三

年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別屬他

官

郊祭樂亦武帝置今以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嘉至鼓

梁皇鼓臨淮鼓茲郊鼓朝賀置酒陳殿上應古兵法凡

鼓十二人員百二十八人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

雲招給祠南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

誦員五人剛別拊員二人給盛德主調虎員二人聽工

以日知律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

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拊工員三人罷一琴工員

五人罷三柱工員二人罷一絃工員六人罷四鄭四

會員六十二人留一人給事雅樂餘罷張瑟員八人留

一安世樂鼓沛吹鼓族歌鼓陳吹鼓商樂鼓東海鼓長

樂鼓綬樂鼓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

房中不應經法治拊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

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三十九

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

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已四會員十二人鈔四

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詎員三人齊詎員六人琴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四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廂馬酒其七十二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晉灼曰郝音方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剛及別附皆鼓名也柑音膚柱工主琴瑟之柱者弦琴瑟之弦繩言主糾合作之也纓樂雜樂也音漫廂音動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廂乃成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

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

若

漸讀曰沾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自若言自如故也

王莽薦中壘校尉劉

歆有材行

行下孟翻

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更名秀

歆改

名秀冀以應圖
識更工衡翻

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

秀父向
與校書

見三十卷河平三年師古曰
卒終也復扶又翻卒子恤翻

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

略有輯略有六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

術數略有方技略

師古曰輯略謂羣書之總要輯與集
同六藝六經也諸子即下九流是也

詩賦則自屈原荀卿至揚雄等所作也兵書則權謀技
巧形勢陰陽之書也術數則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
形法之書也方技則醫經
經方房中神仙之書也

凡書六略三十八種

種章
勇翻

五

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諸子分為九

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

從子容翻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

好惡殊方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

師古曰
蠡與蜂

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

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水滅火而生
木木復生火

仁之與義敬之

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

百慮

師古曰下
繫之辭

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

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

師古曰裔衣
末也其於六

經如水之下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

中竹
仲翻皆

股肱之材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師古曰言

都邑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

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

師古曰索求也索山客翻

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

師古曰愈勝也

若能脩

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

舍讀曰捨

則可以通

萬方之略矣

河間惠王良能脩獻王之行

行下孟翻

母太

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

師古曰儀表者言為

禮儀之表率余謂有儀可象謂之儀四外望之以取正謂之表

初董仲舒說武帝

說

為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

事見三卷周顯王十九年

民得賣買富

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亡讀與無同

邑有人君之尊

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灋雖難卒行

卒讀

曰宜少近古

少詩沼翻

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

不使富者過制則可使貧弱之家足也

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塞悉則翻去羌呂翻

薄賦歛省繇役

歛力贍翻繇讀曰徭

以寬

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治直吏翻

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

復扶又翻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

訾與貲同

而貧弱愈困宜

略為限天子下其議

下遐稼翻

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

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

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

據哀帝紀有司條奏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

安及公主得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

三十人與此少異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

賈為減賤

賈讀曰價

貴戚近習皆不便也

皆不以為便於己也

詔書且

須後

師古曰須待也

遂寢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

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

齊三服官及諸織官皆無作難成之物以輸送也如

淳曰紅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復作皆輸所近官府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

輸耳余謂如說固非顏說亦未若余說之為簡易明白也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瀆

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

保也詆按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重絕人官奴婢誣也

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上置酒未

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百官志內

者令屬少府以宦者為之掌中布張諸衣大司馬莽按物為于偽翻師古曰坐音在卧翻下同

行孟翻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

徹去更設坐去羌呂翻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

恚莽

師古曰會謂至酒所也重音直用翻

莽復乞骸骨

又復扶

秋七月丁卯

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

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為大司空又曰太子太傅師丹為左將軍五月遷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按丹若以十一月為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為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

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

為莽家給使

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為吏令

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

曲陽侯根安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

各有差

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音子也莽三百五十戶光千戶武更以南陽舉之博望鄉為汜鄉

侯國益封千戶

以莽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朝直還翻

又還紅陽侯立於京師

立就國見上卷去年

傅太后從弟右將軍

喜好學問有志行

從才用翻好呼到翻行下孟翻下同

王莽既罷退衆庶

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

外親外家之親

喜獨執謙稱疾

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

與讀曰豫數所角翻

由是傅太后不欲

令喜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鄉亭侯

按丹傳及恩澤侯表皆云封高樂侯國於東海

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

以光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勲淮陽彭宣為右將軍大司

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

內輔之臣也

言可為內朝輔弼之臣

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

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

莫不為國恨之

為于偽翻

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

師古

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治直吏翻

楚以子玉輕重

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魏

以無忌折衝

事見上卷秦莊襄王三年

項以范增存亡

事見高帝紀

百萬

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

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五年間

古莧翻

漢散萬金以疏亞父

事見十卷高帝三年疏與疎同

喜立於朝陛

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

如淳曰傳喜顯則傳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陸

下有光明而傳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余謂晉說亦未可厚非上亦自重之故尋

復進用焉

明年復進用喜復扶又翻

建平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

根高陽侯薛宣安昌侯張禹而薦朱博帝少而聞知王

氏驕盛

少詩照翻

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

校尉解光

解戶買翻

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

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

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云五官

視三百石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

況商子也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

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義背蒲妹翻以根嘗建社稷之

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事見上卷元延四年遣歸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

王氏故魏郡元城人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以其黨也九

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音壞

怪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考異曰尋傳云使

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按公卿表傅喜為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為衛尉矣

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長知兩翻人君之表也君不脩道則

日失其度晦昧亡光

師古曰晦與暗同又音烏感翻

間者日尤不精光

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

孟康曰暈適背鐻抱珥虹蜺皆日旁氣也珥形點黑

也如淳曰雄為虹雌為蜺凡氣在旁相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鐻鐻映傷也適

者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蜺讀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曰蜺珥音仍吏翻數所角翻下同

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

志守度

謂守法度也

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

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義

斷丁管翻彊其兩翻

絕小不忍良

有不得已

良甚也

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

禁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

長知兩翻

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

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

與讀曰豫朝直遙翻下同

陰陽

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

已不足仗矣

師古曰仗謂倚任也

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

師古

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而異之令其盛彊也惡烏路翻

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

聞五行以水為本

五行一曰水水者天一所生

水為準平王道公正

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

師古曰落謂經絡也

偏黨失綱則涌溢為

敗今汝潁漂涌

地理志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沛郡下蔡縣入淮過郡三行千

五百里汝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與雨水並為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

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

師古曰詩小雅

十月之交之詩也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

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

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闕東地數震

數所角翻

宜務崇陽

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固志以用英俊建威以黜姦邪建立也

閉絕私

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

師古曰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折挫之

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

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

弘等不足言也

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

弘漢之名相於今無比

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

所輕曰無其道自然也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

師古曰為

使而領其事

奏九河今皆寘滅

寘與填同

按經義治水有決

河深川

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治直之翻下同

而無隄防壅塞之文

塞

則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

可誣

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達曰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所觸地而

出夷者氐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

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焦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光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曰耆羗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獫狁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儒之說畧有異同然平當所謂四海之衆但言四海之內之人耳宜

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彊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

勢所不及

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妄墾殖必計

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翻度音大各翻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

卑下以為汙澤

師古曰停水曰汙音一胡翻

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

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

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

立而待也

塞悉則翻師古曰遽連也音其庶翻

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

善為民者宣之使言

國語召公諫厲王監謗之辭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引也

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

師古曰雍讀曰壅

齊與

趙魏以河為竟

竟讀曰境趙魏瀕山

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瀕音頻又音

實余謂趙魏之地一邊接山則地勢高非邊界也

齊地卑下

齊地瀕海故卑下也

作隄去

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

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

填淤肥美

淤依據翻

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

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

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師古曰湛讀曰沈音持林翻

今隄防陋

者去水數百步

恆與狹同

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

重

復扶又翻重直龍翻

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

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

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

地理志黎陽縣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

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按溝洫志具載讓奏曰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

使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

又為石隄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

害亭

遮害亭在淇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丈水經注曰舊有宿

胥口河水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

能遠泛濫朞月自定

薄伯

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

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

難乃旦翻壞音怪敗補邁翻

昔大禹治

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墮斷天地之性

師古曰開開也析分也墮毀也音火規翻斷丁管翻

此乃人功所

造何足言也

人功所造謂城郭田廬冢墓也

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

萬萬

河南河內東郡陳留魏郡平原千乘信都清河勃海凡十郡

及其大決所殘無

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灋定

山川之位

謂依禹述也

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

神謂川瀆之神

人謂居人也處昌呂翻師古曰奸音干

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

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載子亥翻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

怒殺所介雖非聖人灋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

為石隄地理志淇水出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水經注曰魏晉之枋頭古淇口也共音恭多

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

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言作水門流水流不為害也冀

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仰牛向翻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

曰肢支別也據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

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讓所畫治河三策自漢至今未有能

行之者大率古人論事畫為三策者其上策多益浪駭俗而難行其中策則平實合宜而可用其下策則常人所知也數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

自元帝時貢禹

建毀廟之議韋玄成匡衡皆踵其說以為太祖以下五廟其親廟四親盡而迭毀迄于成帝終莫能定今二府復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

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

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

禮記

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

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

云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

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立世宗廟見二

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

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何武後母在蜀郡

武蜀郡郫縣人

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

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

止不行也

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

古師

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

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

歸國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

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

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

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然也鄭玄曰

周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

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也乃上時掌翻

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

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

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

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

王邑王邯太皇太后親屬也邯戶甘翻

詔書比

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

師古曰比頻也此毗至翻卒讀曰猝下倉卒同

臣縱不

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

師古曰牢堅也復相扶又翻曾才登翻

相

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

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

灋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

錯音千故翻師古曰溷音胡頓翻

臣伏惟

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

師古曰取讀曰娶

孝成

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

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

以壯年克己

己者有戎之私克去也

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

暴者言無疾而崩

而

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

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

左傳齊桓公對宰孔之言師古曰言常若在前

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

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睟附何患

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

上時掌

多切直之言傳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

從才上用

惡之

惡鳥路翻

免官遣歸故郡

傅氏本河內溫人

傳太后怒上不得

已復留遷

復扶又翻下同

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

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

不得遣

卒子恤翻終也

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帝哀

之時傅氏固為驕橫然史家所記如此等語意其出於王氏愛憎之口

議郎耿育上書

寬訟陳湯

成帝永始二年陳湯徙邊寬訟其寬也

曰甘延壽陳湯為聖漢

揚鈞深致遠之威

言湯等深入康居遠誅郅支雖其竄伏荒外能揚威而鈞致之也為于偽

翻

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

不羈言不羈屬也

係萬

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

改年垂歷

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余按元紀詔曰匈奴支

單于背叛禮義既服其事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
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則改年亦以此事非附
著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白虎西方之獸主威邊
也武故以為湯等之應

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

丞相趣立其功

數所角翻趣使丞相御史立議以序其功也師古曰趣讀曰促

獨丞相

匡衡排而不予

予讀曰與封延壽湯數百戶

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

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

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

妒有功

妒與妬同使湯塊然被見拘囚

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塊音口

內翻被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

皮義翻通道通行之路也卒

子恤翻燉徒門翻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

謂罪及其

也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

復扶又翻下同

至今奉使外

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

以懼敵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

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

又無武帝薦延

畜讀與蓄同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

臯俊禽敵之

臣獨有一陳湯耳

師古曰臯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

得俊曰克仲馮曰臬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臬善闕故云臬俊猶云臬將也臬堅堯翻 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

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

久

曾才登翻

反聽邪臣鞭逐斥遠

遠于願翻

使亡逃分竄死無處

所

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舜典曰分北三苗

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

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

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不能免者

非特詭異深可誅責也度徒洛翻

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

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

言湯功如此之偉猶不免於罪

徒繼今者雖復捐身為國終制於此臣所以為國家尤
吏議陷於係虜之罪也復扶又翻

戚戚也

偽為于翻

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卒子恤翻

孝哀皇帝上

諱欣定陶恭王康之子也成帝立以為嗣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應劭曰

謚法恭仁

短折曰哀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赦天下司隸

校尉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

史女史也中宮

皇后宮也趙皇后傳宮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

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

隱不見

見賢通翻

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宮有身

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

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翻下皆類此

中黃門

田客

續漢志中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以宦者為之

持詔記與掖庭獄丞籍

武令收置暴室獄

掖庭令屬少府有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皆宦者為之暴室丞主中婦人

疾病者就此室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籍姓晉大夫籍氏之後其先有孫伯璽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

曰籍氏

母問兒男女誰兒也宮曰善臧我兒胞

臧古藏字通師古曰

胞謂胎之衣也音苞

丞知是何等兒也

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

後三日客持

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

趙昭

儀也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

不殺則為違詔命故知當死殺之則
後人以害皇子之罪加之故知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

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取

兒付中黃門王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
復扶又翻為于

偽翻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官婢張棄為乳母

官婢蓋以罪沒入掖庭男為官奴女為官婢鄭立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

史官婢或謂之奚官女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并藥以飲宮
師古曰飲音於

禁翻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

孝元皇帝
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主頭者是也額鄂格翻今兒安在

危殺之矣

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

師古曰長

信謂太后遂飲藥死棄所養兒

師古曰棄謂張棄也

十一日宮長李南

以詔書取兒去

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余謂宮長者蓋老于宮中諸女

御因稱之為宮長猶三署諸郎謂久次者為郎署長也前持詔記此以詔書書之與記有以異乎曰有詔記手記也後世謂之手記光武所謂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手記出于上手詔書則下為之以璽為信長知兩翻不

知所置

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

許美人元延二年懷子十一月

乳

乳如注翻晚乳也

昭儀謂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

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要帝

不得立許美人以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
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
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慙以手自擣師古曰慙
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怨怒也擣

築也慙音直類翻

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

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

師古曰故

以許美人生子告汝何為反怒

殊不可曉也

殊異甚也

帝亦不食昭儀曰陛

下自知是不食何為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

師古曰女讀曰汝

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
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母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從

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

新居炊翻盛時征翻葦篋類也織以為篋也

置飾

室簾南去

飾室室之以金玉為飾者昭陽舍是也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康

帝與昭儀坐

使御者于客子解篋絨未已

御者侍者也師古曰絨束篋之繩音古咸翻

帝

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噉

客子

噉古呼字

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籍

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

屏處有遮蔽處人所不見者屏必郢翻

勿

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

獄掖庭獄也

其它飲藥

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

考異曰趙后傳作丙辰按哀

帝紀四月丙午即位赦天下蓋傳誤也或者即位十日後赦也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

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衡工衡翻孝元皇帝下詔

曰此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當丁浪翻

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

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近其新翻天下寒心請事窮竟

謂窮治其獄而竟其情丞相以下議正灋令外朝大議以正其罪帝於是免

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訢臨之子也將家

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

庶師古曰適讀聖人灋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

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遂循固讓委身吳

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適丁歷翻

粵謂太伯逃之吳權變所設不計常灋致位王季以崇

聖嗣聖嗣謂卒有天下師古曰卒終子孫承業七八百

載載子亥翻年也爾雅曰功冠三王冠古道德最備是

以尊號追及太王太王古公亶父也武王克故世必有

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

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末

晚暮也萬

歲言晏駕也余謂人之生也以死為諱故常
人以死後為百年之後天子曰千秋萬歲後
權柄之重

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如武帝為鈎弋夫人慮者是也師古曰耆

讀曰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

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

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斷丁亂翻故廢後

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

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櫃之計師古

曰愚臣謂解光等也金櫃言長久之法可藏于金櫃石室者援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師古

曰演廣也音弋善翻

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

師古曰私

燕謂成帝開燕之私也覆音方目翻余謂私燕祗席之私所謂專房燕即此燕也

誣汙先帝傾

惑之過

汙鳥故翻

成結寵妾妬媚之誅

媚莫報翻

甚失賢聖遠見

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

合衆

用衛鞅語意

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陸

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

臣所能及哉

筭竹器也容斗二升音所交翻

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

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

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

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

耿育之言是也春秋為尊者諱義正願下有司議
如此探土南翻師古曰訐音居謁翻
下返

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

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聞音近布海

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

之事唯陛下省察省悉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

事見上卷咸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師古曰恩
帝元延四年謂以厚恩

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立哀趙太后亦歸心故太皇太
帝為嗣之恩也余謂一說是

后及王氏皆怨之

為趙后自
殺張本

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

大司馬封高武侯

恩澤侯表高武侯國於南陽杜衍縣
考異曰公卿表綏和二年十一月

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建平元年四月丁酉傅喜
為大司馬喜傳云明年正月徙師丹為大司馬而拜喜
為大司馬荀紀亦在正月按長歷此年
四月癸亥朔無丁酉今從喜傳漢紀

秋九月甲辰

隕石于虞二

地理志虞
縣屬梁國

郎中令冷褒

師古曰冷音零
古者樂工謂之

冷人因以為氏周有冷州鵠原父黃門郎段猶等復奏
曰按此時無郎中令余謂令字衍

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

以冠大號

復扶又翻共讀曰恭冠古玩翻

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

古師

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副稱之也稱音尺乎翻

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

職

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衆官也

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

為于偽翻下故為同

上復下其議

復扶又翻下遜稼翻

羣下多順指言毋以子貴宜立

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

可丹曰聖王制禮取灋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

位不可亂也

易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

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履者禮也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

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

共皇太后之號為母從子共皇后之號為妻從夫

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

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

復扶禮父又翻

禮父

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

義尊父母也

引禮記喪服小記之言古者祭祀必有尸服以生時之服事亡如事存也鄭玄曰祭

以天子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為人後者為之子無爵不敢以已爵加之嫌于卑之也

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

斬衰用麤布其下斬而不緇衰音七雷翻而降其父

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

本祖所孝成皇帝聖恩深

遠故為共王立後

事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

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

一國太祖

前稱共王後稱共皇隨其時之所稱而稱之也諸侯之國以始封之君為國太祖

萬

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

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復扶又翻

下同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

毀

禮太祖以下親廟四親盡而迭毀匡衡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

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

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此皆親盡當毀之義也師古曰信讀曰申空去

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

共皇立廟于定

陶則為一國太祖之廟萬世不毀立廟于京師則其祭莫適為主又親盡當毀而於禮又為不正也墮讀曰墮

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

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

貝博蓋翻海介蟲也居陸名賤在水名龜古者

貨貝而實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而行錢其後王莽以龜貝為貨蓋祖此說也埤雅獸二為友貝二為朋貝中肉如

科斗而有首尾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蓋鐵論曰教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殷人以紫

石孔穎達曰爾雅貝居陸莪在水蛭大者鮓小者鮓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玄貝胎貝黑色者餘蛭黃

白文餘泉白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貝錦則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也蛇博而頤中廣兩頭銳蜎大

而險音積小而精音積狹而長音積賦音標音標蛭音含音含民以故

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下退

下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丹老人忘

其前語年老神識衰減則健忘忘音巫放翻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

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上時

掌行道入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朝直皆對曰

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下退事

下廷尉劾丹大不敬承丁傅風旨也事未決給事中博士

申咸快欽上書

蘇林曰快音桂姓也

言丹經行無比

行下孟翻師古曰比音必

寐翻余謂讀如字義自通

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

懣音滿又莫困翻

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

漢三公府皆有主簿錄省衆事簿文

籍也以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

師古曰厭

音一贍翻

上貶咸欽秩各二等

博士秩比六百石貶二等則比四百石

遂策免

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謏迷國

師古曰謏詐也音虛爰翻

進退違

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

為于偽翻下為賢同

以君嘗托傳位

謂嘗

傳上於東宮也未忍考于理

理理官也謂廷尉也言未召致廷尉而考問之也

其上大

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上時掌
翻下同

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

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

春秋

之義為

丹經為世儒宗

言經學為當世
儒者所宗也

德為國黃耆

古師

賢者諱

曰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盡更
生黃者也耆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

親傳聖躬位在

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

丹傳以
作已

免

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

朝直
通翻

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翻成帝尊禮張
禹使奉朝請後遂以為官名沈約曰奉朝會請召而已

請讀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

尉與慰同
安也復報

也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自蕭望之以譴問免官賜爵關內侯其後

周堪等皆用此此雖曰以恩師傳其實倚閣之使之優閑耳

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

博起家復為光祿大夫

朱博免官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按杜業傳帝初即位業上書

言王氏世權日久薛宣張禹惑亂朝廷而薦朱博見賢遍翻

遷京兆尹冬十月壬午

以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箕子幼有青病

箕子中山王興之子孟康

曰災青之青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

舍孟說是也青音所領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

數所角翻師古曰解音解余按韻書解音懈者釋除也禱祠以除災也但顏注上云禱祠解舍則以解為解舍

之屏其說拘矣賈公彥曰求福
曰禱禱禮輕得求曰祠祠禮重
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

醫治之

續漢志常侍謁者主殿上時節威儀比六百石
給事謁者四百石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

賈受事及王章報問中郎謁者蓋
即灌謁者郎中也治直之詘下同
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

易者狂而變
易常性也

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

師古曰簿責以文
簿一一責問也

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

太后

中山太后馮太后也即元帝
馮昭儀祝職救詘詛莊助詘

傅太后與馮太后並

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

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

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
名立續漢志中官謁者令主

報中章宦者為之更工衛翻

立受傳太后指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

弟習及弟婦君之

據馮昭儀傳君之寡弟婦也

死者數十人誣奏云

祝詛謀弑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

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

當熊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元年之上時掌翻

太后

還謂左右此乃中語

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

吏何用知之欲陷

我效也

師古曰效徵驗也

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及夫

子

按馮昭儀傳習夫及子也

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瀾

伏瀾謂受凡刑而死

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

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

欲撻挾以揚我惡

師古曰撻挾謂批發之也撻音他歷翻挾音一決翻批音他聊翻

我

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

下返稼翻

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

以林朋黨比周

比毗至翻

左遷燉煌魚澤障侯

師古曰燉煌效穀縣本魚

澤障也

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

寶復官

為于偽翻

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大僕

張由史立以此受賞豈知乃以此賈禍邪

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六

起柔光執徐盡著
雍敦祥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

晉天文志牽牛六星
天之關梁主犧牲事

字蒲
內翻

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

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

可上重違大臣正議

師古曰重難也

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

歲

如淳曰依違不決事之言也余謂上二語即依違之意

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

先免師丹以感動喜

師丹免見上卷上年

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

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

數所角翻見賢通翻

奏封事

毀短喜及孔光

毀短者諧毀而言其短也

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

第御史大夫官既罷

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事見三十二卷

議者

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

古

漢官至斗食佐史而止言漢承秦號而獨改三公職為皇帝下至百官稱號皆不與古同

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

治直吏翻

於是朱博奏言故事選郡

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

守式又翻相息亮翻

選中二千石為御

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

言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進而為相

位次有序所

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

丞相

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翻

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

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

史大夫為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為御史

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

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

復綏和以前之制也冠古玩翻

傅太后又自

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

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

應劭曰謂放棄教令圯其族類背蒲妹翻圯皮美翻

不宜

奉朝請

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

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帝

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

持異事見三十二卷成帝

綏和元年重忤傅太后指謂不使居北宮奏傳遽持稱尊號之議也師古曰重音直龍翻忤五故翻

由是

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

表外也裏內也傅氏譖之於內也

朱博毀之於外也

乙亥策免光為庶人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即

時步出府乘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

恩澤侯表

陽鄉侯國于山陽湖陵考異曰公卿表四月乙未孔

光免朱博為丞相又曰四月戊午博為御史大夫乙亥

遷五行志五月乙亥朔博為丞相荀紀乙亥孔光免按

長歷是月丁巳朔無乙未十九日乙亥非朔也表志皆

有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成帝綏和元年趙玄自太子

誤之意臨延登受策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

也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

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陞者皆聞焉師古曰陞者謂

執兵列於陞側

上以問黃門侍郎蜀郡楊雄續漢志給事黃門侍郎六

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

闕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楊雄解朝所

謂官不過侍郎掇纔給事黃門者也揚雄自謂其先出

自有周伯僑者食采於晉之楊
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族也

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

所謂鼓妖者也師灋以為人君不聽為衆所惑空名得

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時則有鼓妖君

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妖於驕翻

其傳曰歲月日之

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為中焉

一以

歲三分之則四月己為歲之中以一日三分之則辰己己為日之中

正卿謂執政大臣也

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

蒙其咎

師古曰期年十二月也蒙猶被也期音基

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

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

將即亮翻相息亮翻

恐

有凶惡亟疾之怒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翻

上不聽朱博既為丞相

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

復扶

又翻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

后稱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師

為于偽翻

比宣帝父悼

皇考制度

宣帝既立八年有司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

時薦享焉然悼園在廣明成鄉長安東郭之外也

於是

定陶共王葬定陶而立廟京師則非因園為寢矣

於是

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

傅太后丁太后趙太后與太皇

太后為四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姬

遇姬威翻時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甚

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丞相

博御史大夫立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

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為庶人事見上卷綏和時天下

衰靡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靡服丹

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惟思也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

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

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

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

抑貶尊號虧損孝道

事亦見上卷
綏和二年

當伏顯戮幸蒙赦令

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皇太后有屬勿

免遣就國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遣就國

仁譚

之子也臧
古藏字通

天下多寃王氏者

為下元壽二年王莽復柄國張本

諫大夫

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

德以承天序

天序謂帝王正統相傳之
次天所命也上時掌翻

聖策深遠恩德

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

師古曰言供養太后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

謂先罹元帝之喪而又哭

成帝也數所角翻更工衡翻

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

師古曰引領自引領而

退行道之人為之隕涕

為于偽翻

況於陛下登高遠望獨不

慙於延陵乎

言王氏斥逐而丁傅貴寵若登高而望成帝陵寢寧不有慙於付託乎

帝深

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為成都侯

綏和二年商子況以罪奪

侯今以邑紹封中讀曰仲

朱博又奏言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

而賞厚

漢刺史秩六百石耳居部九歲舉為守相秩二千石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

咸勸

功樂進

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樂音洛

前罷刺史更置州牧

事見三十

二卷成帝綏和元年更工衡翻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

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

師古曰陵夷謂漸廢替

姦

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上從之 六月庚申

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

從夫也共皇葬於其國賢曰在

今曹州濟陰縣北共讀曰恭

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

近郡

國謂郡國之近定陶者讀書音義曰穿復土謂穿壙填塞事也言下棺訖復以土為墳故曰復土近其新翻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

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教渤海

夏賀良等

夏戶雅翻

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

衆

忠可詐稱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故向奏之

下獄治服

服其挾詐也

下退稼翻

未

斷病死

斷丁亂翻

賀良等復私以相教

復扶又翻下同

上即位司隸

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

應劭曰諸以材

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

詔董巴曰黃門禁門黃闥數召見

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陳說漢歷

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

異屢數

師古曰數音所角翻

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

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

師古曰言知道而不

能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久

寢疾

班固曰上即位
瘡痺末年浸劇

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

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李斐曰陳道也言得神道聖者劉也如淳曰陳舜後王莽陳之後謬語陳當立而不知韋昭曰數陳聖劉之德

也師古曰如韋二說是也余謂韋說不說於正如說則流于巫類以為二說皆是將安從乎

漏刻以

百二十為度

師古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

秋七月以渭城西

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郡國民上既改號月

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

過聽其言

師古曰過誤也

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

為于偽翻卒子恤翻

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

六月甲子詔書非赦

令皆蠲除之

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赦令還之臣瓚曰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

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事諸非赦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今皆復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瓚說是矣唯赦

令不改餘
皆除之

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伏誅

下邳

緣翻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此漢法所謂減死徙邊也減死者罪

至死而特為末減也減
死罪一等為城旦舂

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

諸神祠凡七百餘所

成帝建始初匡衡張譚奏罷諸神祠不應禮者今盡復之

一歲

三萬七千祠云

神祠既多而有歲五祠者有歲四祠者故其數若是之多

傳太后

怨傳喜不已使孔鄉侯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

師古曰風

讀曰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

謂前已決遣就

國罪無得無不宜

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

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

夫相要尚相得死

要一遙翻得死謂得其死力一日得其相為死也

何況至尊

至尊謂

傳太后博唯有死耳

大臣以道事君而博以死奉私屬貪權藉勢之心為之也

立即

許可博惡獨斥奏喜

惡烏故翻

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

亦坐過免就國

事見上卷綏和二年

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

在位皆無益於治

治直吏翻

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

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傳太后素嘗怨喜疑博立承指即

召立詣尚書問狀立辭服

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立者以博強毅多權詐難遽得

其情而立易以窮詰也

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

劾博立晏皆不道不敬

劾戶

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立

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

減死罪三等為隸臣妻晏封五千戶削其千二百五

十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九月以光

祿勲平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為丞相以冬月

故且賜爵關內侯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

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以京兆尹平陵王喜為

御史大夫

按表傳喜當作嘉詳見下年及審是

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

處昌呂翻是歲策免左將軍淮陽彭宣以關內侯歸家而以

光祿勳丁望代為左將軍

上策宣曰前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

與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娶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其上左將軍印綬余按彭

宣以連姻藩國而免官下傳以威黨而見用卒之奪劉氏者非藩國乃外戚也丁傳於國有大政之時拱手授

柄于王氏而彭宣乃能解三公位於王莽專權之初任官惟賢材烏得拘小嫌乎

烏孫卑爰

寔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之殺數百人略千餘人

毆牛畜去卑爰寔恐遣子趨遠為質匈奴

寔竹二翻師古曰毆與驅

同逯音錄質音致下同

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讓單于告令

還歸卑爰寔質子

責以匈奴烏孫並為漢臣單于不當擅受卑爰寔質子

單于受

詔遣歸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

廣德夷王雲客成帝

鴻嘉二年封又二年薨無後今立廣漢以奉中山靖王嗣謚法安心好靜曰夷克殺秉政曰夷

帝太

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

考異曰五行志云桂宮鴻寧殿災荀紀云桂宮正殿火今從

哀紀上使使者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

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為子孫邪

室家當之妻子也謂受侯

印而死得以封爵遺子孫也彊其兩翻為子偽翻下同

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

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

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不許三月己酉當薨 有星

孛于河鼓

天文志河鼓在牽牛北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字蒲內翻

夏四月丁

酉王嘉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

守式又翻

宗京

兆尹駿之子也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所數

角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

其然與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言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曰歟余謂材難二語古語也孔子

引之謂其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禮記郊特牲之文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

賢耳非必皆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記

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春秋之時如晉之六卿以中軍帥為正卿亦其君先命之而後聞於天子耳齊之高國魯之三桓皆世卿也漢之王國傳相中尉命於天子猶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古之命卿也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

治直吏翻

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

周初

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後齊晉秦楚以兼并而地始廣大耳漢郡守方制千里連城以十數是重于古諸侯也守式又翻下同

往者致選賢材

致極也

賢材難得

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

事見十四

卷文帝十四年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

按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會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此景帝時事也武帝

當作景帝師古曰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

知而犯敞黠下敞收殺之其家自寬自言其使者覆獄

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奏也上時掌翻下退稼翻

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

事見二十七卷宣帝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

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長知兩倉氏庫

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

樂音洛

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

傳知憲翻數所角翻更工衡翻

司隸部刺

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

司隸部三輔三河弘農其餘部刺史分部諸郡國劾戶槩翻

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

全

師古曰不敢操持羣下也

下材懷危內顧

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也

壹切營

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

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

師古曰言

易可傾危易以駸翻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

縱橫

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三年師古曰橫音胡孟翻

吏士臨難

難乃旦翻

莫肯伏

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

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不先假之威

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故縱

孟康曰不以故縱為

罪所以優之也

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

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

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

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

重政每留中或經赦令壹切皆解散也余謂善治民之吏宣帝愛其材或有章劾留中不下會赦則其事得釋

治直之翻
劫戶藥翻

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

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

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

余謂此乃防其誣告耳

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

容忍臣子勿責以備

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余謂責備者求全也

二千石部

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

潤略

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

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

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

使之逐盜而時問其狀也

見大夫無可使者

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見賢遍翻

召盤屋令尹

逢拜為諫大夫遣之

蓋屋音舟室

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

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

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人材當聚於朝廷事會之來無可用者倉猝求之適所以明朝廷之

無人耳少詩沼翻畜許六

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

俗風

通荆蠻有瞞氏音并變為滿國語路潞泉余滿皆赤狄隗姓

及能吏蕭咸薛修皆故

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按嘉此疏誠中當時之病然為相者在於

朝夕納誨隨事矯正天下不能窺其際而自臻於治平不在著見於奏疏以騰口說也自宣帝之後為相者始加詳於奏疏而考其治迹愈不逮前相業固不在乎此也稱尺證翻

六月立魯頃王子

部鄉侯閔為王

晉共王曾孫頃王封傳國于其子文王駿駿薨無後今立閔紹封部鄉據紀表

及傳當作部鄉師古曰部音吾又音魚駿

上以寢疾

音子緣翻地理志東海郡有部鄉侯國

未定定猶安也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

時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

成帝崩皇太后詔罷甘泉上汾陰祠復南北郊時音止

亦不能親至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無鹽

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

無鹽縣屬東平國危山山名言土自起覆草成路如山

人力開掘作

又瓠山石轉立

晉灼曰漢書作報山山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

馳道狀也

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

東平王雲及

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

元雲

帝子東平王宇之子也謁后名也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倍音步賄翻原父曰立石屬

上句治直之翻

河內息夫躬

息夫複姓姓譜媯姓之國為息氏公子邈受爵為大夫又有息夫氏

出焉長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與

中郎右師譚

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余謂右師以官為氏

共因中常侍宋弘上

變事告焉

上時掌翻

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

謁下獄驗治服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

被皮義翻下遐揅翻

詛莊助翻祝職救翻為雲于偽翻

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

事見二十三卷昭帝

元鳳三年

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及舅伍宏

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棄市

安成共侯王崇時已死矣故稱帝舅

及謚以別下御史大夫王崇也伍宏以醫伎得幸出入禁門蓋放薦之故并得禍共音恭

事連御史

大夫王崇左遷大司農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或擗一枚

如淳曰擗麻幹也師古曰橐禾稈也音工老翻擗音郤又音側九翻轉相付與曰行西王

母壽

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壽又言執國家壽業行於天下

道中相過逢多

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犇

馳以置驛傳行

被皮義翻折而設翻傳知應翻

經郡國二十六至京師

不可禁止民又聚會里巷阡陌設博具

師古曰博戲之具

歌舞

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五行志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也

上欲封傅太

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

從才用翻

尚書僕射平陵鄭崇

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

氣

事見三十卷成帝建始元年為于偽翻

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侯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

孔鄉侯傳晏高武侯侯傳喜言皇后父及三公封侯尚有漢家舊比可因緣也今

無故復欲封商壞亂制度

復扶又翻
壞音怪

逆天人之心非傳

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

李奇曰持

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
余按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
案之案也
李說是
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

額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

思澤侯表汝昌侯國

於東郡須昌之陽穀

考異曰哀紀及思澤侯表皆云

商以今年二月封而孫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

平二年已罷大司空不應至此復有大司空之官疑傳誤

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

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

乘繩證翻御侍也

賞賜累鉅

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

師古曰藉謂身臥其

也上欲起賢未覺

師古曰覺寐之寤也覺音工効翻

不欲動賢乃斷袖

而起

斷丁管翻

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

師古曰廬謂殿中所

宿止

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

旦夕上下並侍左右

上時掌翻

以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

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

有前後殿洞門謂闕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為于偽翻重直龍翻

土木之功窮極

技巧

技渠綺翻

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禁中謂之上方

其選物上弟

盡在董氏

選物物之選其尤者上第於衆物之中等第居上也弟與第同

而乘輿所服

乃其副也

乘繩證翻

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匣

師古曰東園署名屬少府

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三大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鎰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玉為

至足亦縫以黃金縷

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

為賢起冢塋義陵旁

義陵帝壽陵也坐余傾翻墓域

內為便房剛柏題

湊

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師古曰便房小

曲室也

外為徽道周垣數里

徽道徽循之道師古曰徽謂遮繞也音工鈞翻垣牆也

門闕果愚甚盛

果音浮愚音思

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

重得罪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數以職事見責

數所角翻

發疾頸癰欲乞

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譎

譎古詔字

素害崇知見疏因奏

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

治直之翻下同

上責崇曰君門如市

人

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

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

臣心如水

師古曰言至清也

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

下退稼翻

司隸

孫寶上書曰

成帝元延四年省司隸校尉綏和二年按上復置但曰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

尚書令昌奏僕射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

師古曰榜

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掠音亮卒音子恤翻

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

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樞機近臣蒙受冤譖

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上下詔曰司隸竇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免竇為庶人崇竟死獄中三月諸吏散騎光祿

勲賈延為御史大夫延為光祿勲而加諸吏散騎也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散騎騎旁乘輿

車師古曰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散悉亶翻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

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

賢以聞更定告章刊去宋弘名而入董賢名師古曰定謂改治其章也去羌呂翻更工衡翻欲以

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
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
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
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

師古曰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

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

奏語言

師古曰暴謂章露也

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

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

而議

引領猶言引領也項背曰領

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

所從天下雖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

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

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二年

大司農

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

臣延材駑不稱

稱尺證翻

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迂

師古曰迂逆也音五

故翻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

且為之止

為于偽翻下同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

傳太

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

得臣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

晉文公與楚戰勝于城濮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

在憂未歎也記曰

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

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

年

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

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

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

廣視聽也厭音一涉翻

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

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師古曰尚書盤庚之辭也

其封

賢為高安侯

恩澤侯表高安侯國於朱扶而朱扶之地無所考

南陽太守寵為

方陽侯

恩澤侯表方陽侯國於沛郡龍亢

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

恩澤侯表宜陵侯國於南陽村行

賜右師譚爵關內侯又封傅太后同

母弟鄭惲子業為陽信侯

思澤侯表陽信侯國於南陽新野惲於粉翻

息夫

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

近其靳翻數所角翻見賢通翻

議論無所避上

疏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上使中黃門

續漢志中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

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

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

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母將複姓治直之翻蘇林曰用度皆出大

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

乘絕證翻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尚翻勞郎到翻

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

民力共浮費

臧古藏字通音徂浪翻
師古曰共讀曰供下同

別公私示正路也

別彼列翻

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

禮記曰諸侯
賜斧鉞然後

征王制八州八伯謂之
方伯各統其州之國

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

兵皆任事然後蒙之

任音壬

春秋之誼家不臧甲

春秋公
羊傳載

孔子墮三都之言臧
與藏通讀從平聲

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

僻弄臣

便頻連翻

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

威器共其家備

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
師古曰李說是也音詰結翻

民力分

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

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師古曰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以雍徹食乃天子之禮何為在三家之堂也三家謂魯叔孫仲叔季孫也余謂陸引孔子之言以謂武庫兵器不當臣請收還以共婦妾之家猶歌雅不當在三家之堂也

武庫上不說

說讀曰悅

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賤買執金吾官

婢八人隆奏言買賤請更平直

漢書作賈賤賈讀曰價下同

上於是

制詔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

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

傳太后稱永信宮

傷化失俗以隆

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為諫大

夫嘗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

如衛武公

鄭武公莊公是也

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

師古曰填讀曰鎮音

竹刃翻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

姓譜鮑本自夏禹之裔因封為鮑氏齊之鮑氏世為上卿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

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

塞悉則翻

妨賢人路濁亂天

下奢泰亡度

亡古無字通

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

起

日食十注已見三十二卷元延二年建始元年星孛于營室元延元年星孛于東

井後又晨出東方十三日又夕見西方危亡之徵陛下

是四起也彗祥歲翻延為翻又徐辭翻

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

覆當作復劇增也甚也

今民有

七亡

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

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

責更賦租稅二亡也

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衡翻

貪吏並公受取

不已三亡也

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翻

豪族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

亡厭上古無字通下音於鹽翻

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

繇古徭字通部

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

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

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

毆殺一死也

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翻

治獄深刻二死也

治直之翻冤陷

亡辜三死也

亡古無字通下同

盜賊橫發四死也

師古曰橫音戶孟翻

怨

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有天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而生疾疫亦非時之氣所為也

民有七亡

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

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

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

者邪

師古曰惻隱皆痛也

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

師古

曰務稱賓客所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求也稱尺證翻

拱默

拱手而默然不言也師古曰尸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

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

之地哉

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余謂宣蓋言徒知養賢為朝廷之重而不計其有益

於時與否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

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

為天之為于偽翻

視之當如一合尸鳩

之詩

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養其子七平

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毛氏曰尸鳩結鞠也尸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結

音居八翻又音吉

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穿空

言破

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

所歸命乎奈何獨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

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

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師古曰藿豆葉也貧人茹

之從才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

孟原曰黎民黔首黔黎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

用翻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

奴給書計從侍中

已下為蒼頭青幘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

古亡無字

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

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

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此官也

而望

天說民服豈不難哉

說讀曰悅

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

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

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

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

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

言經學有師法也更工衡翻

位皆歷三公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

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勝

守正不阿郡國懼為所舉奏故皆慎於選舉

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

退武等

師古曰少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也

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

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

為心

治直之翻

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

名儒優容之

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

朝直遙翻下同

時帝

被疾

被皮義翻

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

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

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翻厭勝也

自黃龍竟寧時

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

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

上由是難之以問

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

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帑音他莽翻又音奴

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

已辭而未行也使疏吏翻

黃門郎揚雄

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

戰書周官曰制治于未亂兵法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鬪而後獲勝則不足貴治

直更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

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

奴從此隙矣言嫌隙從此而開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

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

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

以界之蒙恬斥逐匈奴以北河為竟漢朔方郡地是也若西河則漢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地是也秦不

能取築長城起臨洮以界之

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

於平城

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

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

鄧展曰石

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

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卒子恤翻

又高后時匈奴悖慢

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

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杜佑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遺

于季

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

駭發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

事見十五

卷文帝後六年雍於用翻

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

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

事見十七卷武帝元光二年言欲見

匈奴一人且不可得況使單于面來獻見乎

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

之策

載子亥翻

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

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

追犇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

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

臣也

事並見武帝紀操干高翻寘音填怖普布翻

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

費役無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

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余謂邊人謂舉

燧為狼煙狼望謂狼以為不壹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煙侯望之地樂音洛

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

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

師於獸口也喙許穢翻余謂順文而為說其義自通唐諱虎故師古改曰獸

運府庫之財填

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師古曰廬山匈奴中山也余按衛青薨起冢象廬山青唯絕幕至寘

顏山耳或者寘顏山即廬山歟孟康曰廬山單于南庭也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

師古曰桀豎也言其起立不順

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

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

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鮮于踐翻兵若雷風

言師速而疾風驟震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
行一過而不留也

也枕職任翻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凶

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

事並見宣帝紀歸死者歸死命于漢也然尚羈縻之計
扶伏猶言匍匐也師古曰伏音蒲北翻

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直朝

遙不欲者不彊師古曰彊音其兩翻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

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師古曰鷙音竹二翻驚狠也魁大也負恃

也余謂肆習也言其彊難誣誣與屈同其和難得故未服之

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

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

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

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宛於元翻

蹈烏桓之

壘

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

探姑繒之壁

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始元四年探吐南翻藉

蕩姐之場

劉德曰蕩姐羌屬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余據元帝永光三年隴西羌多姐反豈是邪

艾朝鮮之旃

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三年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朝音潮

拔兩越

之旗

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

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

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

固已犁其庭

師古曰犁耕也

掃其閭郡縣而置

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

如雲之徹如席之卷天清地淨無纖毫之塵翳也

唯北

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

師古曰懸絕也

前

世重之茲甚

師古曰茲益也余謂茲此也茲甚此為甚也

未易可輕也

易以鼓翻

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

離力此智翻

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

奈何距以來厭之辭

謂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

踈以無日之期

止其來朝

辭以他日而無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踈

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

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

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

和好之辭以怨漢也余謂負恃也因以自絕終無北面
負前言者恃前者有和好之言也

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焉於夫明

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先悉即兵革

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

辯者較擊於外師古曰較擊言使車交馳猶不若未然

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

事並見武帝宣帝紀宣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為

偽翻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

一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臣竊為國不安

也

偽為于翻

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

少詩召翻

以遏邊萌之

禍

萌與氓同謂邊民也

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

書而許之

更工衛翻改也

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

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

復扶又翻

上許之

董賢貴幸日盛

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

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

上時掌翻

以為單于當以十

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

師古曰自解說云病

疑有他變烏孫兩昆

彌弱卑爰寔彊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

事見上建平二年寔竹二翻

恐其合執以并烏孫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

令降胡詐為卑爰寔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

歸臣侍子因下其章

降戶江翻下遐稼翻

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

謂上兵伐謀

匈奴客謂匈奴使者也服虔曰謀者取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

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以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孫武子之言

其次伐交

者也

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問而誤之令其解散也

書奏上引見躬

見賢

通翻下屢見之見同

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

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

逆詐者敵之詐謀未見欲迎測其情也

造

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

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

任音壬

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

竟讀曰境

躬倚祿曰

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翻

臣為國家計

為于偽翻

冀先謀將

然師古曰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

豫圖未形

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圖之

為

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

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

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

師古曰行音下
孟翻敕整也

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

守手
又翻

因以厭

應變異

師古曰厭
音一涉翻

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

以行不以言

行下
孟翻

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

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

師古曰見
謂顯示也

所以

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

矣

說讀
曰悅

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

師古曰傳讀
曰附著音治

畧虛造匈奴西羌之難

難乃
旦翻

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

天之道也守相有臯

相亮翻

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

此而談說者欲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

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惠深刻

也諂古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

悔過自責疾誑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

秦穆公欲

襲鄭蹇叔百里奚諫不聽遂出師晉襄公要而敗諸駁

還歸作秦誓以悔過其辭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

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

則用所愆又曰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

之昧昧我思之敗願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

補遺翻註戶卦翻

入之語為主

師古曰謂躬為此計先入於帝耳

上不聽

為董賢沮躬策躬遂得罪張本



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